

天津佛學叢書之十

高僧傳研究

鄭郁卿 著

藏
經
閣
知
音
館

PDF

文津佛學叢書之十

高僧傳研究

鄭郁卿 著



高僧傳研究 210

著 者 鄭 郁 卿
發 行 者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7 0 9 5 0 0 8

郵政劃撥：0 0 1 6 0 8 4—0 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出版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定價：新台幣160元



前言

清孫星衍續古文苑十一有錄的慧皎高僧傳序，自注說：「四庫書未錄梁高僧傳，故此序不傳。」陳援庵說：「其實何嘗不傳？特學者未之注意耳。」（見佛教史籍概論）儒者鄙薄佛教，不稍一措意，那是自古已然的事體，又烏足怪？但近世來，注意的、研究的，稍稍多了，譬如：

佛學研究十八篇 梁啓超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陳援庵

釋氏疑年錄 全石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湯用彤

高僧傳之成立（上） 日牧田諦亮

高僧傳之研究 日山內晉卿

等等，不一而足。不過，細審諸氏所研究的，或偏在「足資考史，地方古跡亦可借證，實爲有用之書」（孫星衍語）上，或偏在文章的蒐輯（如嚴可均的輯全梁文）上，或偏在書目的考證、收補上（如姚振宗的補隋志續冥祥記），甚之，如牧田氏只在本書之所以成立上作功夫而已。

我研究本書——高僧傳——固然要參考各家的說法，而加以比較、去取；卻更著重在本書自身資料上的統合觀察的研究，譬如我在寫

慧皎其人其書時，談到「其人」，除了從序、跋和相關的史料上細加審察外，更從書中各「論」裏，爬梳他的情懷、思想等。談到「其書」，我又從慧皎行文的行間裏，去真實地看它的優劣處，而分條縷述。並各在書後附人名索引、書名索引。

版本考時，我儘量避免繁冗的、枯燥的鉅釘考釋，而簡要地敘述，使讀本書的人，有一簡明的概念。

譯經·禪法·律學時，注意到它是慧皎寫這本傳的線索，前人所謂的貫珠。我談譯經，不是重在譯數若干，大德如何？也不談其譯場制度；而是重在「心態」，也將之分作「格義譯經」和其以後之不同。至於「禪法」，我特別指出，那不是後世的「宗門禪」，而僅止是「禪定的修習」；並於中提到自焚的由來，以及慧皎的看法。律學部分，我則特別指出：它是貫串大、小乘，它是遍及諸宗門的。

本傳人名行年長編時，我是將它把來作本書的基礎的。事實上，我是先作此一部分；因為我不但只寫出他們的生卒年月，更在其下繫以簡單的記事。我把這記事統合，再加整理、補綴，即成各論；所以可說此一部分，原是一大綱要。

地理考時，不在乎傳教地域之如何，因為前人考之多矣，且都是利用本書的資料。我僅把寺名抄

出，作一檢視，其實就是具體而微的「寺志史」，而布道的地域情狀，自在其中了。附地名索引

語體考時，我是從羅宗濤先生的敦煌變文研究裏得到的啓示；這一部份，可說沒人作過，是我頗爲用力之處，因爲從「語體」的分析，實在可以看出文學演變的線索。附語體索引

本期儒學的檢視時，是重在利用本傳的資料，釐清本期僧伽對我國經學——所謂我國文化——的貢獻如何，我的結論是：沒有僧伽，經學之發揚，恐不如是之順遂。

餘論時，深深地體認到「結論」應是從研究中步步逼出，歸納而有的；但我儘量在各章裏作結論，因此把本傳裏的瑣碎部分，諸如：清談、「風」字、安養等問題，在這裏得一番釐清。

研究佛教的諸般問題，我覺得湯用彤氏的一段話頗得我心，我在作本傳的研究時，不知不覺地以之爲圭臬，他說：「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爲象徵，發揮神妙之作用。故如僅憑陳迹之蒐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真。哲學精微，悟入實相，古哲慧發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約旨遠。取譬雖近，而見道深弘。故徒於文字考證上尋求，而乏心性之體會，則所獲者糟粕而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

我不學佛，更沒有所謂的「慧根」；今作此研究，實不能克當，而沈浸高僧性行之中，感到他們的毅力、超拔、學養、精密……等等，不免血脈奔騰，不免熱淚盈眶，不免自慚行穢；唉，實式憑之，我不學斯人，終得焉學？！

又，書後附錄的索引，日本牧田氏等雖也編得有之，但與我的不同，因為我根據金陵本，篇卷數不同。又牧田氏未注篇卷數，翻查也有不便，且彼有據日本音次，也不便我國人之翻檢。特爲之說明。

高僧傳研究目錄

前言	〇〇三
第一章 慧皎其人其書	〇〇七
第一節 慧皎其人	〇〇七
第二節 高僧傳其書	〇一五
第三節 高僧傳的版本	〇三五
第二章 本傳高僧行年長編	〇四一
第三章 譯經、禪法、律學的研究	〇七三
第四章 本期儒學的檢視——釋氏在此時期對經學的貢獻	〇九一
第五章 佛教在華地理考	一一二
第六章 本傳語體考釋	一二三
餘論	一三一
附錄	一三四
△參考書目	一三四

△人名索引	一三九
△書名索引	一九九
△地名索引	二二八
△語體索引	二八〇

前言

清孫星衍續古文苑十一有錄的慧皎高僧傳序，自注說：「四庫書未錄梁高僧傳，故此序不傳。」陳援庵說：「其實何嘗不傳？特學者未之注意耳。」（見佛敎史籍概論）儒者鄙薄佛敎，不稍一措意，那是自古已然的事體，又烏足怪？但近世來，注意的、研究的，稍稍多了，譬如：

佛學研究十八篇 梁啓超

中國佛敎史籍概論 陳援庵

釋氏疑年錄 全右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敎史 湯用彤

高僧傳之成立（上） 日牧田諦亮

高僧傳之研究 日山內晉卿

等等，不一而足。不過，細審諸氏所研究的，或偏在「足資考史，地方古跡亦可借證，實爲有用之書」（孫星衍語）上，或偏在文章的蒐輯（如嚴可均的輯全梁文）上，或偏在書目的考證、收補上（如姚振宗的補隋志續冥祥記），甚之，如牧田氏只在本書之所以成立上作功夫而已。

我研究本書——高僧傳——固然要參考各家的說法，而加以比較、去取；卻更著重在本書自身資料上的統合觀察的研究，譬如我在寫

慧皎其人其書時，談到「其人」，除了從序、跋和相關的史料上細加審掇外，更從書中各「論」裏，爬梳他的情懷、思想等。談到「其書」，我又從慧皎行文的行間裏，去真實地看它的優劣處，而分條縷述。並各在書後附人名索引、書名索引。

版本考時，我儘量避免繁冗的、枯燥的鉅釘考釋，而簡要地敘述，使讀本書的人，有一簡明的概念。

譯經·禪法·律學時，注意到它是慧皎寫這本傳的線索，前人所謂的貫珠。我談譯經，不是重在譯數若干，大德如何？也不談其譯場制度；而是重在「心態」，也將之分作「格義譯經」和其以後之不同。至於「禪法」，我特別指出，那不是後世的「宗門禪」，而僅止是「禪定的修習」；並於中提到自焚的由來，以及慧皎的看法。律學部分，我則特別指出：它是貫串大、小乘，它是偏及諸宗門的。

本傳人名行年長編時，我是將它把來作本書的基礎的。事實上，我是先作此一部分；因為我不但只寫出他們的生卒年月，更在其下繫以簡單的記事。我把這記事統合，再加整理、補綴，即成各論；所以可說此一部分，原是一大綱要。

地理考時，不在乎傳教地域之如何，因為前人考之多矣，且都是利用本書的資料。我僅把寺名抄

出，作一檢視，其實就是具體而微的「寺志史」，而布道的地域情狀，自在其中了。附地名索引

語體考時，我是從羅宗濤先生的敦煌變文研究裏得到的啓示；這一部份，可說沒人作過，是我頗爲用力之處，因爲從「語體」的分析，實在可以看出文學演變的線索。附語體索引

本期儒學的檢視時，是重在利用本傳的資料，釐清本期僧伽對我國經學——所謂我國文化——的貢獻如何，我的結論是：沒有僧伽，經學之發揚，恐不如是之順遂。

餘論時，深深地體認到「結論」應是從研究中步步逼出，歸納而有的；但我儘量在各章裏作結論，因此把本傳裏的瑣碎部分，諸如：清談、「風」字、安養等問題，在這裏得一番釐清。

研究佛教的諸般問題，我覺得湯用彤氏的一段話頗得我心，我在作本傳的研究時，不知不覺地以之爲圭臬，他說：「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爲象徵，發揮神妙之作。故如僅憑陳迹之蒐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真。哲學精微，悟入實相，古哲慧發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約旨遠。取譬雖近，而見道深弘。故徒於文字考證上尋求，而乏心性之體會，則所獲者糟粕而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

我不學佛，更沒有所謂的「慧根」；今作此研究，實不能克當，而沈浸高僧性行之中，感到他們的毅力、超拔、學養、精密……等等，不免血脈奔騰，不免熱淚盈眶，不免自慚行穢；唉，實式憑之，我不學斯人，終得焉學？！

又，書後附錄的索引，日本牧田氏等雖也編得有之，但與我的不同，因為我根據金陵本，篇卷數不同。又牧田氏未注篇卷數，翻查也有不便，且彼有據日本音次，也不便我國人之翻檢。特爲之說明。

第一章 慧皎其人其書

第一節 慧皎其人

唐道宣律師續高僧傳中的慧皎傳說：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頌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表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鑿，故其差少。▲

因爲「未詳氏族」，又因爲「後不知所終」，所以除了知道他是會稽上虞人，曾經住過嘉祥寺，

很有學問，很勤於弘法和著述——弘法是在春夏之季，著述有：涅槃義疏十卷、梵網經疏和十四卷的高僧傳——從這傳裏，再找不到其他的線索來多知道一點慧皎的訊息，實在不免有憾。

不過，江州僧正慧恭、龍光寺釋僧果在葬了慧皎以後，於高僧傳裏有一段後記：「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滄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葬於廬山禪閣寺墓。」承聖二年是西曆五五三年，「甲戌歲」是「癸酉」的第二年，那是西曆五五四年。這樣往上推，那麼慧皎應該生在齊明帝建武四年（歲在丁丑），也就是西曆四九七年。

又據慧皎的自序，說他的僧傳是「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天監十八年，是西曆五一九年，那一年恰是他二十三歲的時候。那麼，這五十八個年頭裏，發生些什麼事體？是否會給他什麼激盪？我在此，特據書後的長編和續僧傳中有關的資料，撰一簡要的繫年，以醒眉目，也比較容易看出一點端的：

齊明帝建武四年（西元四九七年）

慧皎生。傅翁生。僧祐五十二歲。

齊明帝永泰一年（西元四九八年）

法安（這是京師中寺的法安；不是豐遠弟子、能伏虎患的那一位）卒，有僧傳（皎和曼顛評其「但列志節一行」者）五卷傳世。時皎才兩歲。

齊和帝中興二年（西元五〇二年）

王琰冥祥記的最後一則（第一二五則）事在永明中，那是西元四八九左右；而齊亡在今年的三月，那麼，冥祥記成書應在今年之前，永明七年之後。牧田氏根據他還金陵多寶寺取像，而定書成在建元元年（四七九），是不確的。時皎六歲。

梁武帝天監四年（西元五〇五年）

帝皈依佛門，寶唱很受寵敬，而掌管華林園寶雲經藏。時皎九歲。

梁武帝天監五年（西元五〇六年）

保誌（保，或作寶）於華光殿講勝鬘經祈雨。慧皎把他歸在神異篇裏，寫他神異的種種事蹟，也不錯，本來禪定功深，是曾有諸般神通的；而誌公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在禪道的開闢上。南懷瑾先生的禪宗新語（三）——人文世界第一卷——說「即使達摩不來傳授禪宗，如果假以時日，中國的禪道亦將獨自形成爲另一新興的宗派……這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道理。例如在齊、梁之際，當達摩東來之先，中國本土大乘禪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便有保誌和尚、傅大士……」這時傅翁和慧皎同是十歲的孩子；誌公則已九十耄耋了。

梁武帝天監九年（西元五一〇年）

據續高僧傳寶唱名僧傳的序，是唱於今年起章寫僧傳的。時皎十四歲。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西元五一三年）

僧祐重造僧護之彌勒像，今春就功。卷十四本傳載：「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

丈，更施項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胸萬字處猶不施金箔，而赤色在焉。」時傅翕已娶劉妙光爲妻一年，年十七矣。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西元五一四年）

保誌卒，年九十七。南先生說：「他們的言行對於隋唐以後新興的禪宗與其他宗派——如天台、華嚴等，都有莫大的影響。誌公對於大乘佛法的正面真義，卻有大乘讚十首、十二時頌與十四科頌中，對於當時及後世的佛學思想，與佛法修證的精義，充分發揮了中國佛學的大乘精神……其中他所提出十四項『不二法門』的觀點，影響隋唐以後的佛學和學術思想，實在非常有力。」接（天監五年引）寶唱名僧傳成，王曼穎批評他說：「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繁冗。」慧皎更加鄙薄，說見後文。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

僧祐卒，年七十四。道宣律師的皎傳說「皎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後來學者便多以爲皎公是深受寶唱的影響；其實不然！試看慧皎有梵網經疏，這是律部裏最要緊的著作，他能爲之作疏，可見他精於律部了；而僧祐「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卷十三本傳）又：「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慧皎在序裏說這一本記的僧傳「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這才是他撰寫僧傳的動機！尤其僧祐在當時有大名望「今